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西河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西河集一百九十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著述之富甲于近代沒後其門人子姪編為西河合集分經集史集文集禠著四部凡四百餘卷其史問以奇齡有遺命不付剞劂語見經問第五卷景泰帝條

下餘亦不盡行於世此本為康熙庚子其門人蔣樞所編但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凡五十種已別著錄文集凡二百三十四卷而策問一卷表一卷集課記一卷續哀江南賦一卷擬廣博詞連珠詞一卷皆有錄無書其中如王文成傳本二卷制科襍錄一卷後觀石錄一卷越語肯綮錄一卷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蕭山縣志刊

誤三卷杭志三詰三誤辨一卷天問補注一
卷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
鑒錄七卷韻學要指十一卷詩話八卷詞話
二卷外附徐都講詩一卷本各自為書今析
出別著於錄其當編於集部者實文一百三
十卷詞七卷詩五十三卷統計一百九十卷
奇齡之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
表裏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之

然議論多所發明亦不可廢其詩又次於文
不免傷於猥雜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
步趨固當以餘事觀之今亦並錄於末云乾
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頌

平滇頌

有序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
殷憂啓聖闕成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潢池盜弄升
陵竊發之變獨是阿牟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蔓數

世小波甫聚寇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鴟義
橋虔初逞邛犍犯顏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極之
僭據而一敗荆湘再釁澧岳繼殄黔蜀終絕昆詔數
年之間糜禍盡揃其救寧者定一若炳蓬沃炭颺奮
霆擊桓桓虬虎既迅且烈如今日者蓋

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
宗之于鬼戎周季之于西落采入三載退修十禩尚
有餘勇是以

廟堂之算奠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

祖宗

社稷實式憑之要之

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謐謀邃慮宵旰剴決真有非
子孫臣庶所易窺者蓋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夫
逆之佐命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
申包之泣溫生之痛也祇以孿嬖被畧倉皇奔救繼
竄狼顧計無所復遂假

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苴茅滇土

寵畀親藩重緣外戚其為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居之不祥况復豺豕為心狼而易羸初藉林樾以蚶蛟而既而私振其鬚鬣以為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自鬯遂侈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既久不受

中撤故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薜毫

而患大則撼之如丘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愚者昧時而動夫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

我師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蠶初萌秦涼蝟應及乎既煽甌粵蠶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

欽明萬幾潛授妙畧先埽雍益預定閩番然後謀力雲會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賈武昌之形漢宏失荆南之勝洞庭既破則三苗南竄劔門大入

而劉闢授首外有脣破齒缺之慮內有燔灰冰泮之
戚然且挺走苴蘭徘徊蒙氏越碧鷄之關閉昆明之
堞魚遊沸釜燕息捲幕一旦鉤援四接臨衝徐起揚
旂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譬猶駭鯨觸網奔兕開樊賈
林計盡不能為策墨翟帶解無以自守於是破之如
吹翰決之若潰壑刳田氏之首有何面目俘鍾相之
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為嚴營締壘則遠徼可延收殘
嬰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豁闢大荒屏息一如卧榻寶林之煩枝
附金甌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于此今
夫頤指神攝往見機枯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畧審物
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為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共功名第
有虎包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
館之忱終鮮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
悖不度德忖力揆理達務恃鬼蜮之能前忘

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左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
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
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
自絕而猶謂柘南可以避天譴瀾滄可以滌穢行究
至韋臯渡鐵橋而南蕃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僮猶盡
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鈇鉞之誅凜也且夫前代平
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今者

皇宇清寧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

之娛八阿無拮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
方蹶角入貢而百粵之尉佗既茂西南之莊蹻復平
則是要綏流蔡山陬海溼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
謳吟唱嘆矧職叨侍從親聞凱奏而不為之紀鴻功
誦顯績非其誼也因于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
日
宣捷之次謹簪筆稽首忻抃舞蹈乃為之頌其辭曰

於赫

帝命肇開

皇基德被四隩功垂九圍近畫埏海遠致狄鞮武烈文
治恢于無涯亦粵

紹歷懋績前緒威足內救仁不外拒已歸馬牛將柙刀
鋸蠢爾小醜反視而忤初慕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叡
稱兵澧陵江漢南紀伏莽縱橫瘕犬漫噬枯條覲生遂
有朋狡效尤而起隴益輔車脣齒閩海譬昔河朔安史
田李次第櫟絕儼臂折指乃稟

王伐鋪敦楚疆鷲鳥欲擊姑為翱翔昧者不察謂可頡
頡居然羊陸相持荆襄塹長豈恃湖險莫傲涉擊夫差
水鹵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敦固據郡桓乃竊號爰
整

六衛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刃澧浦積甲巴
山鏃鎬大注旂旒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戶

廟策先勝窾入其阻鄧艾既越姜維不武南走邛棘倖
以小堵頓搗銅鼓立渡鐵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

昌穀藉之周遭折箸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脣我關龍
首雉堞崩剝漸不可守

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鉞措鐸勿使或後五壘既備九
拒遽希灌膏束草總不得支圍開一面詞令自疑樵蘇
俱盡于何奔馳前者少游羞悻而死今茲懷光亦復自
殺族屬少長皆俘于市盜驢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
告捷錫帶華州露布傳彼光泰今者

皇威擴于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旆

旌飭我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溟海四瀧千秋萬祀
以思戎功

聖恩頌

并序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日恭遇

太皇太后上謚升

祔伏讀

恩詔深感我

皇上推恩之廣自

親王

公主奉恩將軍固山格格以及民勲

國戚京

朝各省諸大臣俱有

寵賚中外文武大小各官俱有

貶錫然且祭告嶽瀆遍祀羣神宥過釋讐恤孤養老緩
成均之考隆憲乞之禮一切

恩卹備極優渥至于歷歲蠲租均霑九有今復免征兩

浙山右全省正供暨江南湖北諸大府租賦之外兼
及庸調此真曠古以來希有之鴻被也詩云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以云永錫則真永錫以云不匱則真不
匱矣微臣無狀調疴里門親蒙

浩蕩之恩上戴

如天之德歡忻抃舞可無頌言前者

聖孝格天遍傳下土曾偕諸里巷臣民競為詞賦以當

謠誦今

鴻恩覃敷淪肌浹骨敢製

聖恩頌一章以續前烈匪云報獻亦以身備史職誼應
紀實將以使後之考德者可按焉爾其詞曰

翳昔天后龍盤鳳銜曰呈顯謚肇自漢闡光烈慈壽歷
代所占况茲

徽德無美不兼既具六輅久達四教居則端闈升乃
祔廟奉七所祈縮鬯以報致其精誠上展純孝乃因錫
類重為

推恩不翅漢文及民以親覃布廣遠開在

聖孫溥天之下誰非

皇仁始由親近加之賢勞諸侯伯子以祝以軌叢同匪用

瑞錦賚之英瑤內周蘭坂外暨塗椒晉莊分弓召虎拜

敕

誥翦五花茵覆十色三等百段同此

貶錫雙闕刺地

九陞如天木鳳銜紙金鷄戴竿黃氣大布青衣闕然覆

盆可闕幽谷不寒爰念邊屯言懷堦戍春提羽戈夜挈
抱鼓輪臺是矜穀騎以撫澤共簞醪温比續絮遂徧山
川馳祀嶽瀆並走羣望不愛牲玉沈燒瘞蕕報先俶
堯禹祠陵帝王寢谷旁及先師優入聖域諸儒賜席博
土加衣旬省月試姑紆其期明倫憲乞饋食洗腆高年
重帛中壽二膳况當養老

國之大典四民無告於此並贍至若租賦正供秩然中
夾庸算全通丁錢而乃

汜濩連歲釋蠲或全或半過于漢年更厪河汾深軫吳
越西近堡塞東接溟渤免爾常征并解襍役謂民維艱
予以全活甌餘曠土不藉宿麥石紐閒農但用烏稽大
禹胼胝虞舜黷黑抱如傷情緩躬稼力縣無置倉湖可
觀收補助之德先于巡遊則是

聖恩汪濊靈黷配地配天如江如海井里衢巷踴躍歡
喜擊壤鼓腹如古時事猶且南顧荆鄖江黃順流而下
極之丹陽會當洗兵如初沐瘍并

錫嘉惠被此一方是使民氓解澤甦困僻戶窮壤誰不
感奮兒寬帶經老萊投畚凡有血氣願效尺寸况臣鯁
秒生于水鄉躬浹

霖霖身親

湛汪捐糜頂踵何以報將頃聞草樹甘露灑灑姚墟舜
鄉產麟于嶠

天德所施地靈悉效蕪詞不文匪敢輕譎但紀永錫以
彰

聖孝

西河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頌

聖德神功頌

有序

惟是

皇清嗣世撫育方夏東越溟海西薄柳谷南底于穿汗
而北極之莽曠無垠之地其在水居者雕額畫臂率

為良民版畫其波濤而租其魚蛤其在甌脫居者大
幕以南皆保塞稱藩環嚮為屬國自是而外雖舟車
未到人力鮮達亦且仰

天地之恩昭

日月之信風聲遠播同量一器獨是瀾迤以西洿裸么
小若所稱厄魯特噶爾丹者倚恃荒昧託跡榛曠與
喀爾札薩脣交齒互不思睦隣卹族內奉約束而乃
自舍院陘頓駕夷陸侵陵我擁衛暴殄我藩服東西

爪揃罔顧禮義

皇帝不忍加誅屢飭以法俟其湔滌勿追夙染乃復鼠
穴自大終致負固伏念

皇上曾駐蹕喜峰登臨慷慨賦黃土崖大石磯二詩以
宸翰書之巖間兼

諭侍臣謂是地皆前朝戍屯塗堠相望我

太祖

太宗創業宏遠夷夏一統致蒙古四十八部皆為臣僕

朕每過此地未嘗不念

丕顯焉是挺紘萬里無非締造游豫所到猶厯

先烈其可令螽蟻肆喙蚤蚩鼓翅漸至如此夫無疆厯
服匪易嗣也

前人之光不可以遏且佚也况乎古昔聖賢經文緯武
雖揆奮有人亦復手秉白旄身挺鉞鐸以故黃帝親
戰于阪泉而文王北伐畎落躬承盧矢以彼神聖何
難命將出師高居深拱以操制勝而乃安不忘危勤

思勘亂忘萬乘之尊習三單之效哉誠以君不親將
皆叔世浮文而非古王必戎之本意也是以

廟謨盈庭貴乎獨斷征伐之權出自

天子乃遂張皇六師大申克詰羣策不足撓衆諫不為
沮集虎賁而縣豹尾肆類于

上帝昭告

宗廟徧望諸山川百神禡牙而畿纛練日鑿門以恭行
天罰先遣撫邊大將軍由沙河抵塞尅期並進越歸化

歷烏蘭河朔過其歸路以會大軍于幕北而

羽林伏飛從獨石同時出關師行三十里躡克勒隄蒿
齊涉教漢越烏朱目秦凡蠻夷君長外藩諸部王可
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先後會朝以壺漿箪食迎于
馬前其他北庭薦居去胡來王者悉環列跪道左觀
軍容不輟迺絕大幕進拖林調兵穀車餽使武剛冰
糒不絕于路雖鹵舄之地每乏泉水而靈源疏鑿所
在湓涌會飲馬川西忽得故明成祖勒銘紀功之石

于水厓灌而視之有永清沙漠之句

上曰真永清矣遂于中夏三日直擣其境犁其庭掃其
閭烏逃鼠遂四竄之巴顏烏喇而西路之過其奔者
逆擊于昭木多鄂爾渾河之間以比干環盾大破其
勃盧之陣擒其子砲焚其妻孥追殺三十里斬首鹵
二千餘級生得數千人乞降者以日至鹵獲馬牛羊
驢羸駟鎗械仗無算乃大展

皇仁任其零騎數十人負創而奔而我士卒無離傷者

皇帝乃駐蹕黑魯命河封拖諾之山禪之土喇遂班師
焉先是

禁旅初行時兩浙官民念七萃勞苦旗門遠闕不無宵
旰跋涉之艱乃宿衛纂嚴眺聽祕謚行間消息不洩
于外因晨夕引領北向以冀布凱驟傳管侍衛內大
臣暨大學士祇奉

諭旨而和碩康親王亦遂有啓請頒捷之奏流抄到浙
浙撫臣榜之通國官民大小皆歡抃踴躍男女聚族

轉相慶告遂于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撫臣率

司道臣以下會將軍都統暨鄉官士民數萬人焚香

稽首賀捷于軍門旋請史館官詳敘

膚功頒示兩浙立石于東海之濱而以臣故職史官屬

抽筆作頌以俟載事臣伏思太輿誕大廣運靡極三

古至今亦惟視君國大小以為修陋是故功德大者

地亦大功德小則地亦小乃自五帝三王以後漢魏

迄今其歷國已一十七姓而大一統者亦復有幾即

漢唐元明四代鬼然式廓而唐以藩服僭處中致歉
損曾未有德高日域功益月蝟如

本朝者既已提封萬國奄有八極而

皇上復恢擴而張大之不憚躬親安攘以葆此遠塞一
時之勞萬世之利

聖德神功莫可紀計宜立石四裔以為我子孫億萬斯
年之法因不揣鄙陋謹擬為東海立石頌文以垂于
勿壞其文曰

粵自三古長此六服徑輪廣袤視功與德漢唐元明盡
有阨塞晉宋偏安比之列國惟我

皇清闢土浩濶西隄崦嶷東近日出雖復

繼世兼

創始謨再奪昆詔三開葉榆甫復東越旋收番禺聲暨
南服教訖海隅遂擴疆宇至于彭湖物皆安居民樂終
產恩肥土城澤溢胸行綱紀百飭聰目四遠桐生本豫
禾偃能反浮苴以南並我保塞豈惟籬落原屬經界肯

容小醜闇為蠱壞造謀籍兵作邊鄙害

皇仁有容諭至于再是雖渺末漸不可長無庸受服徒
命將往

帝德神勇

聖世應朗藉此晏安習以鞅掌武丁南征王季西壤師
中丈人百國所仰豈如叔世高居稱朕不計大醜而縱
小蠹文法是崇兵革不祗諫即牽裾甚者割紉以致叢
勝或就削弱珠崖徒捐金墉已却蕭關燄火幾至宮闈

所以古王最重捷伐河魁二百太乙三千星門大闢雷
車陡牽銅斗獸警鐵騎蟬聯白澤遠導朱雀在前是以
初發雲興百萬繼且颺起如日斯旦箕張翼舒虎攫龍
戰小醜伏聽早鳥獸散因之番長遠近來謁飾彼玉具
賜以匹帛覩茲軍容相顧翁舌道旁觀者莫不太息乃
轉車粟亦載駟鏹一鼓傳餐千軍共醪縱遇磽鳥兼履
不毛畫地成井沿山生蒿壘若棋峙旂以電合九代既
齊三校咸發投石于林抽刃出柙觸甲鱗碎近輻瓦裂

巖谷顯漏木柴僵落譬諸泰山不壓卵石崕土迸陷瀚
海圻竭何必聲罪歸曲直責以是摘莽任彼升陵帳絕
烏烏士摧豕熊右衛聯校前軍折衝

廟堂之算乃在軍中爰度梓嶺轉破苻離陳以橐它駕
之豺貌鹵其人畜俘厥子妻姦崕尺寸堪此鋤夷遽收
因杆翻遇軍曲男悻遂影女孕墮殞潛山匿水相向而
哭受降之城何啻三築伊昔明祖親巡緣邊三犁王庭
至飲馬川勒石天山比之燕然一沈水厓一升山顛文

詞昭哲符讖不讐永清而已他何有焉獨是虞帝七旬
苗格高宗鬼方三年始克何如

神武指顧頃刻歷候三月恍騁八極祇我朔暨已及祝
粟蜣肱蟻肺奚足介棘惟茲方域九有以宏內備簫勺
外必戎兵金瓯勿闕玉燭以明自茲以後泰階昇平皇
皇八柱勒

功德銘萬方齊瞻四海永清

西河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主客辭

擬為司賓答問辭

有序一作釋詞

康熙二十三年六字蕩滌中外無事

皇帝奮桓撥之烈廓清南徼迤及東溘畫地溟海之外
版漲籍渤凡九垓八裔雕身畫額諸國咸奉

辰朔

皇帝軫念民隱謂

君有斯土撫育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觀覽其山川風物則綏要萬里何自通浹惟古昔王者當天下列初定有巡行縣寓省方問俗之制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改顧事頗煩重度支水衡坐費檢會且千乘萬騎慮無或鋪張盛大為司行奔命按王制巡幸諸禮自職方戒途太馭掌較以後凡車騎鈴鸞宮城楹極以

及壇壝堂房珪璧玉帛黃駒赤犢皆有儲侍然且句
陳五校所在警蹕扈壘衛仗周環百里嘗考文中子
言虞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民不勞者何也以兵
衛少而徵求寡也然而語不古合民無徵焉我

皇上以非常之原創非常之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
人順人然而三王不並軌五帝不襲治考建因革而
禮制行乎其間蓋一人順動萬人幸之之謂幸一人
慶行萬人豫之之謂豫如必造明堂而後可以覲后

則輯瑞何期必設轎軒而後可以採風則觀方何待
皇上納羣臣所言特練時日倡舉

巡幸減從官省行軍採大禹四載之需折虞廷五年之
典隨不逾萬人時不滿百日登岱觀河浮江涉淮經
閭闔詣闕里所至問民疾苦父老扶杖兒僮婦女率
負戴來觀

鹵簿不譙有高年者則抵錢慰勞之先為

肆赦令薄海內外咸霑

豐恩及所過州縣民廛市廬又皆有

捐復寵賚芸鉏不變鎌穫如故市估行販及道路師旅
駒羸楫筏儼返家衙何其盛也昔東漢光武巡游南
陽置酒高會召吏人飲食復其租賦以為美事而章
帝南巡詔所經地無得設儲胥命司空自架橋道其
詔有云方春所過無有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
馬可輟解輟解之至今史載猶嘆誦其言勿衰今
車駕經行屏却供億州縣

起居悉絕所餽獻即

行在茨止亦竝無宮懸籥仗鐘鼓鈴櫜之設而民之引

領望

幸者相屬于道然猶

親視河溢立灑

宸翰殷憂悼嘆不數瓠子即當釋奠宣聖儀物備至臨

行倦倦尚復貽曲柄

御織以申向慕此雖金繩再出必絀帝佶為封禪起周

成為巡狩亦豈有過誠恐諸儒不諳動循掌故將引
虞書王制覲典祭義以及元嘉之儀開元之禮重相
詔詢因設主客往復倣東方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
賓戲夏侯湛抵疑之文擬為司賓答問辭以曉譬之
庶後之君子可考觀焉其辭曰

司賓大夫與四方客使集王會之堂理職貢之事主當
壹是國信方物披圖眴節悉具紀會方斯之時華蟲各
辨等弁越皆就位四方客使有詞于其列者曰古者聖

王御世四海晏然則因而巡狩巡者循也民可循則因而巡之狩者守也為我守土者吾從而循順之然而動習矩錯著有法則曩時五載十二載天道大備升中告至先為造類于是修職有其戒犯較有其義土訓夾車而問形掌道審言以詔辟定方明于司盟布綿蕪而表位夫第以壇壝觀之三垓八通太乙環五穿蒲裏草上無風雨然且明堂歸然以天齊主就其文而紀其事則公男升降中階阼階有其等后王遜讓天揖時揖有其

數桓躬穀蒲以五擯四擯為節罇壘篚累以一進再進
為度其煩我奉常而需我掌故有前事矣矧宮城所舍
書樹筍簾藩籬外護夜振鐔于或習禮以射牛或布幣
以代駒設燔而炙玉檢瘞駟而陳木禺臨學校則執羽
鷺祀丘壑則用乾魚然猶車駕之次考及同壇禋燎之
末享逮先廚故以登封而巡河則負薪擔石者有之以
祠時而幸學則說經講易者有之以師行而及游畋則
耕定陶蒐涇潭者有之以祀社而及祠賢則封樂毅祭

桓譚者有之是故銘石頌功德古王未免陳風紀美盛
聖主不嫌今

皇上撫有四海治極三古聲教振開闢規制軼區宇百
禮斯洽萬類咸叙

承天摺斗紀節布度當八風悅豫之時乃順應而為四
巡之舉則是西鳥東魚里禾鄙黍符瑞之應報饗之數
無有若

今日之富者此管仲所謂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然而出不盛車甲行不飾金鼓纂鼎不夕張帷宮不
鼂御

躬省方俗

清問疾苦升禋岱宗灑澹河許登習禮之堂探藏書之
府塞決水以石菑撤通天之權火然且百日之間而南
浮江淮東至齊魯是豈古皇不足法與抑何掌故多未
預也且吾聞

鑾輅之南翔也行不除道耕不輟疆女不下機織市不

易蓋蔽兒童謹于衢巷估販偃于舟航然且醜髮黃口
如葵傾陽或牽以犧或捧之觴輪蹄踵趾馳驟康莊則
嚮使肆覲而輯圭玉報燎而坐明堂既審權于三市亦
奏律于四廂治邸奉高之側捐租崇邑之傍將不止紹
神靈于軒頊比功德于虞唐而又何事物之罕備考建
或未遑焉司賓大夫廼斗然却立瞿然而改容肅然而
正告之曰子徒知三古之當遵而不知
一王之制之自有章也且子亦聞

巡幸之何意乎

皇上以為六闔一統萬國來會則民

后之情不可以不接中外之勢不可以不通乃或禮過繁而力匱制過賸而用窮費時日則機務不給多導從則供億不充此前古之所以易行而夏商以後遂間世而不一逢也夫創制顯庸務在獨斷因監損益貴乎折中故湯武用干戚不需揖讓姚姒有子弟未嘗分封彼夫劉氏之興二月而西巡十月而反東巡者限于時也

後魏繼世北巡及中山東巡而止及橋山者紂于地也
貞觀幸底柱以治河為封嵩而書之旂勒之石者介于
事也建隆平潞叛以行師兼詢俗而先勞軍後捐租者
阻于勢也是故游觀無定形巡幸無定儀省察補助無
定經方行典禮無定辭必畫井田于郡縣之日則畸矣
講車戰于騎射之年則躡矣倣垂裳結繩于刻書削契
之世則欺矣施儷皮尺布于九園六品之時則散矣議
守社捍牧于車書大同軌轍齊至之際則諄矣往歲鬼

方弄兵

天討其辜鋪敦萃旅底于昆彌

挺鉞四伐而未嘗徵征苗之師問嘗取士

詔下徵車

臨軒親覽特簡仲舒是本制舉而不必循選造之遺乃
者甫馴

龍馭先樹雞竿

大號乍渙

欽定四庫全書

洪恩驟殫以異風行作解雨觀何必崇朝遍彼泰山即
其

陟喬勿修壇壝金匱石碣却之若遺黃虵不屬白璧是
瘞

賜車勞酒羣呼天齊此豈禪禮所得庶幾當夫

觀河有事玉馬羣臣從者宰執以下咨嗟抑鴻賦此皓
皓不塞葦芟但借禾稼升鹽斗酒彼安用者周之翁河
遜茲盛事漢武築宮于斯為下爾乃

九旗南指方江厲淮板楯黃淺非龍艘材造舟震澤纜
石吳臺民之望之有如歲來丹陽可駐黃金誰埋六代
殘構視若劫灰惟彼故寢加以封栽卹殷優恪自古所
希漢高過湖祭周王祠方之于今豈得媿之矧

瞻闕里言觀罇匏登堂習禮為斯文昭俎豆未湮宮墻
豈遙祇因重道景行孔勞臨行留仗

羽葆翠幃奚止過魯祀一太牢且吾聞蒐狩之典不能
常舉以旗致民載旛誓鼓苗田芟舍總類振旅雖曰從

禽實比卒伍以是大閱歲無一有乃當

鳴鑿偶爾建鐸暫啓和門自有坐作車不詭遇獸無私
獲笑彼司馬枉事表貉且夫儒生博士之言亦安足責
哉在昔列王將巡有謂編蒲裹車勿傷山石掃地而祭
席用菹藉則帝主聞之已充耳而勿憚即高世比德欲
效九皇頗采儒術上告登封然且拘牽詩書扳引畦時
軒羲所垂夷吾所記大夫文學爭辨不已絀偃斥霸遂
罷封議此真泥曲傳會無所考適之已事也故以巡行

之禮而苟襲舊文則無一而是彼夫職方行令修涂辟境而後之效之者非大治馳道則長開蕩渠掌舍治宿設藩置籬而後之祖之者非園垣四面即離宮百區故板城幄殿丹青輪軸此土方所擬似也昆侖神樓槍車鈴柱不可謂非明堂之遺制也故五玉三帛極之為貢金獻幣籠香筐藥之端勞醑賜布類推之即為裝錢路餼以及軍工羽釋紫茸赤罽之所由以捐是以結綵樓演百戲實由行殿之陳懸始之布香臺排畫甕牽青繩

開赤楯悉從墻門之大次小次啟之故王人一帥屬而後且盡統其諸王百官與夫蕃人貢使之族羣后一表綏而近且增之以羽林車騎金吾鎧仗而猶以為不足然則禮當極弊亦何非率由之始所濫觴者而動言掌故斯已贅矣乃以

法駕之出控神虬跨龍馭雨師灑道風伯清塵靈蔭為之啓馭義氏于馬捧輪材官不刷鬣騎士不解枌

八鸞秩秩

九組駢駢不百日間而東漸南暨所至若神浸假吉行
五十必拘禮文則大旂金輅將有一年四巡即遄鑣急
節而不能造其闕與闡者此真

聖人行事法則兼至即偶然舉動有非臣民庸衆所得
窺伺而戴高忘天履厚忘地挾莛而撞嵩高把蠡而測
海濫此

神聖之所以難名而

帝德王功遂當獨有其萬世也

西河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主客辭 二

抵諱

有敘 一作
聖孝辭

臣自通籍為侍從叨處

禁近稔見

皇上事

兩宮至孝達旦

御門必躬候

慈寧起居敬問安否其間伺意承志真有眎聽在形聲之外者且宮政國典屢見諮請

幸湯

御沐喜絕創瘵倏于康熙二十六年滄冬之仲

太皇太后神躬違豫

皇上親侍寢疾抑膚嘗藥簞不去地撤御省饔履未違

闈乃于臘月朔日步詣

圜壇請損

聖算以禱

慈壽是時一聞祝告左右驚怛臣民于焉震動天地為之變色至誠所格動有成效遂小釋疴瘵暫安衽袖爰有祠官上請報謝以資福祐而

賓馭有數宮車晚及五行咨其失節三光忽而改度皇上哀毀踰制孺泣無候三日以內水漿溢米俱不入

口背苦而首凶拊膺啜血其于須材視舍附身藉幹
之具靡不畢誠畢信勿之有憾而

殿攢以後哀切尤甚爰有滿漢大臣內閣大學士以下
同辭啓請以為

聖孝純篤超軼千古真史策所不載往牒所未聞然而
先王定禮哭踊有數立為中制不令或過誠恐以死
傷生翻亂孝道况乎

履萬乘之尊蒞九有之廣其為義制豈可與大夫士

庶同年語哉且

皇上自侍藥躬禱以至

惟宮葢木既已鰥目灼體手据足踐今復哀感不已屢
至惛仆萬一

聖躬稍有未安天下臣民何所托命因俯降

俞旨姑為慰勞然而孝思所極哀出自然深悲積中發
不可遏縱欲強制力瘡而情不能已夫哭而不曲非
故嘔也飢粥不下咽豈辭啜也羣臣方貿貿不知所

請而

上復傳諭謂朕覽自古帝王居喪持服俱以二十七月
易為二十七日惟魏孝文帝行三年喪朕平日讀史
至此嘗羨慕之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

世祖章皇帝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崩逝藐茲冲齡音容記憶不真未獲盡孝
至今猶憾藉

聖祖母太皇太后鞠育教誨以至成立遽遭遐棄五情

潰糜因此大故回思早喪怙恃益增痛絕今兼行往
事持服二十七月少慰罔極之痛然祇朕自持于宮
中其于幾政毫無曠廢并不令臣民持服民間一切
俱不禁止于是

和碩康親王等與在朝大臣互起諫止大約其說有
五夫以

皇上一身為

郊壇

宗廟

社稷所寄託每當饗祀必

鸞輿親蒞以竭蠲敬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
享儻凶不兼吉一旦以

太皇太后之故使郊廟神靈稍有遐曠則

太皇太后必有恫乎其在天者其不可一旦夫君臣一
體也

皇上獨遂服宮中而天下臣民聽其即吉此即傅玄所

云有父子而無君臣者三綱何在若中外遂服則普
天過密旦夕感慕經歷寒燠屏塞嫁娶重違

皇上一切不禁之旨其不可二夫

皇上奉養

慈寧三十餘年并侍疾以來三十餘日前後思維一無
所憾則于服制之末順常表飾原可少慰况以

皇上純孝其在當日晨昏定省承顏含笑何一不曲體
幽隱而獨于

慈闈遺詔一如曩制之語反有未遵是于事死若生之意有未全也其不可三孝經載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夫士各有不同是必德教加百姓政令施四海然後謂之要道謂之德本而不在于哀麻哭踊之節也是以一月即吉揆理度勢實有不得不然者誠以乾為陽為天為日小有黯黹即照臨之下為不舒矣至尊一日不改慘則四海臣民一日不和而况連年累歲禮崩樂闕當此太平玉燭之時豈宜有此其不可

四且

皇上天宜好學博極墳典每有講論無不貫穿今古剖
抉微曠今細考天子喪儀三禮莫載是必天子至尊
因時變制有不可一律定者故殷宗諒陰之解在尚
書大傳鄭玄杜預所說皆卒哭除服所云三年諒陰
竝無三年服喪之文蓋三年達喪與心喪同故漢章
至孝其于明德太后之喪不淹旬而從吉宋宣仁太
后時在廷諸臣皆一時儒者其議太后喪儀竝依漢

制則是準經酌史竝鮮終制其不可五進此五不可而

聖鑒咨嗟百不能易中外堅請始有如期釋服宮中自行之旨誠以

皇上生平竄惡虛飾一言一動必躬行實踐無取辭費意志所定倉卒難挽然且嚴寒隆澤未返

璿宮五臘三朝尚依

惟殿再三泣請終不可得至于

啓攢之夕攀匱哀號乞駕

便輿愀然割紼乃自

攢次降步送之至郊園

殯宮顏悴足疲哀感衢陌每當八校更披六佖換舁之際必哀號長跪掖衛牆側因思自古人君從無親送輜車之禮即明代孝宗極稱賢主然猶祖奠午門銜哀而返至若天子居廬全無其制而

皇上于塗殯之餘又復幕居

乾清門外比之庶人廬處尤為寒冽乃至答

諸王大臣一則謂據奏元旦請朕還宮人主宮殿原
多可以因時移蹕若在庶民遭此大故所居止于一
室又遷避何所還宮斷不可行再則謂朕遭

太皇太后崩逝欲持服二十七月之志甚堅諸王大臣
及各官士民等再三陳奏詞同懇切不得已勉從所
請但衷猶歉仄因幕居乾清門外以盡哀誠今乃又
請回宮不過以朕躬為念耳人孰無祖父母父母為

子孫者皆當盡孝何分貴賤今距釋服之期為時甚近若從所言以致他日稍留遺憾恐非人臣愛君之意于是諸臣惶感莫敢進諫但于釋服之時仍合

和碩康親王等及內閣大臣九卿詹事府科道六部各衙門以下披瀝伏闕會諸道制撫及外國朝鮮暹羅諸王共勸即吉而太學諸生及京畿民庶數百人各舉幡跪

天安門外以為

郊祀大典罕有時舉

宗廟之祭亦未親奠我

皇上致敬盡孝必躬必虔儻三年之內或以宮中服喪之故祠官代饗則是

玉輅不至于

郊壇奉璋不及于

廟室將使大禮有所曠也如慮其有曠而內相凶衣外披吉服是飾虛也且從來朝會踰月一行

皇上懋勤大政昧爽臨朝

九重森嚴萬國觀聽浸假待漏之際綵仗已陳廷朱
衣方入陞而回思

至尊在內尚將有哀壯麻而脅經帶者何以為情況屬
國來王在古昔惟九賓導相觸首稱慶而已

皇上則宮門御苑賜宴賜衣雖極疏遠必有勞賚萬一
以持服之嫌門宴不施宮頌未逮何以合萬國之歡
慰四裔之慕况

青宮睿質已成宜行嘉禮啟祥毓瑞全在內廷借使
宮中遂服則持節授冊將安蒞事且夫慎終追遠應
莫如祭伏念

太皇太后升祔之典必除服而後可行當此春夏遞施
時祭伊邇則禴祠合享當亦追遠之思所竄急者凡
前後所奏窮極援引

上乃不得已勉從衆請然猶衣棉束縹覆以羊裘寢處
齋房履滕不解雖經吏部諸臣公懇易服兼乞還宮

而終竟不許遂于四月七日躬奉

龍輜步送郊亭扶持墻幃不離左右比至

寢殿又復降步然而哀號之情較昔尤極自

六宮嬪御以及

諸王各大臣封妻命婦攀援俛曲聲震林莽是日靈
雨宵零重雲晝掩塗廡封魚一切如禮

皇上哭行饋奠宛在初喪同軌咸來房皇霑灑乃于是
月十九日奉安禮成次第即吉夫以三年之喪在三

代君民久未行者而一旦以

天下共主毅然欲舉而行之然且嘗藥步所居廬哭位
深幕次之悲哀望

山陵而徒踐極隆古以來歷漢唐明所未有之孝而

皇上悉萃于一身古云王者以孝治天下又云聖人行
孝必擴之而充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前以歷之
千秋而有餘後以施之億萬世而未之或過是固軒

黃以還超文軼舜之一人也

臣請急在籍一聞

哀詔疾趨省會同將軍巡撫以下擗踊號慟百日之內
時申悲慘因累詢

太皇太后違豫以後奉安以前我

皇上無涯之孝播諸里巷雖道遠未悉不無乖誤然而
東南士庶動哀慕之思每聞一節便羣聚閭門反覆
傳說被告此訴兒童婦女無不感泣去者推之薄海
亦猶是矣憶臣侍班時當

羽翊南巡之會曾作司賓答問辭以寓頌今復為此文

妄名抵諱蓋不藉主客恐無以發抒所由導揚未備
因往復假借以附于解嘲抵疑之未使後之觀者庶
以知

起居記注之外猶有史官存信焉如是者爾

于時典喪大使從長樂官屬日與大行丞庶儻頒布禮
事歷瞻我

皇上聖孝逾量自

慈宮侍疾衽衣翦爪求醫禱祀以迄

上賓以後歛廡塗輜掩菽奠寢諸節一一刺心雖非常之孝超越今曩實有非庸愚所能窺者然而中心仡焉廼于

奉安之次從容避席而請曰竊聞喪有五服禮有四制四制者五服所從節也故出門之治以義掩恩奉公所行義由禮起夫人而明之矣誠不知國家頒恤為制若何

天子居喪其儀奚似三代闕王禮之書周官乏大喪之

記主故無所稽典喪不能議然而漢唐以後尚有舊文
紅纈之詔居然相遵三日而黼可負及旬而衣以純斯
百王之良法亦列代所共聞而乃

瑤殿愆和

璇宮違療徒跣在

郊咨涕過

廟開織室以引懲禱桑壇而罔效蒼靈銜乞算之詞金
匱閱事神之告雖復顧額問影求醫翼全保林飾纈世

婦張綿痛瑤光之被地比虹流而麗天吾聞豎告未安
寢不浹席者文王之溢情也長樂侍疾衣不釋結者漢
帝之殊行也乃以久恃之年驟丁鮮穀角栖楔齒燕樂
綴足樂人建旄以朝升秦女卷衣而夜哭官輸纁戴之
金人奉捷盧之玉委襪衣于廂東設馭珪于牖北方冬
却凌人之冰浹日鑿參庭之木既倚幕而卧苦茅翻咽
嗚而屏飢粥當此

皇情迫裂之時

聖意徬徨之際猶且視飯薦筭經營備至沐床設席相
視出涕修喪祝之儀起勸防之廢給粟材于上林搜東
園之祕器遺奩傷玉鑑之空撤座哭珠簾之墜夫以屏
饌之過勺飲不入口者而八筐熬稻必用親啜以全哀
之公腥肉不入室者而四塗魚腊于以齒決則是葛弗
雖韌不足以胃其縵縻榆瀋雖多恐無能喻其流血而
况擲衣以淚近而轉濕黼翬緣手扳而不支望旌銘之
骨刻翻旗旒而魂迷澤過優則銀海為溢恩彌重而金

鳧不飛是固期門諸校侍鵲臺而倍深其痛司常之士
奉龍帔而不能無疑且夫人主之身非淺鮮也羣臣頽
賀動輒呼嵩四方朝集必稱萬歲何則凡以祈昊天而
保永命也今乃以

方雷未忘

有孽難續遂欲效桑林之禱法金縢之祝類晉儒之焚
廬近唐臣之進籙得毋于體有過降與若夫後王之行
又安足法哉夫三年達喪在昔有之不始于殷商也三

旬而釋服亦自古有然不仿于漢與唐也如必待高宗而始亮陰則陶帝無過宓之文湯孫無奉歸之誥矣必漢文而始短喪必唐宗而始易以二十七日則魯人之暮歌不足譏滕文之居廬為無可疑矣徒以行古之意起自晉武終喪之志決于魏文周主有持服理事之令宋宗創宮中遂服之論遂欲兼數王而施數事則漢唐一統反遜偏安列代賢王盡輸諸主矣且夫漢文之孝端在何等唐宗事親早見史乘當文帝侍薄后之疾下

哀矜之詔使天下有罪者不逮父母太宗居竇太后喪
極盡哀毀往往居慶善之宮念所生之苦一觀覽間必
涕泣如雨此與謁原陵而哭鏡奩營太廟而悲故壘者
亦復何憾而乃限三寸之絰改廿日之祇却臨踐之制
而勿用刪國恤之篇而不疑此豈故為是夏夏哉夫亦
勢有所不已也故仲路不除孔子非之趙孟又降楚子
知之薛宣甚賢猶以弟修之持服為可怪漢儒多禮尚
以趙岐之去官為不宜是以翟公丞相也匝月除服自

言不敢踰制張華度支也逼令視事但云道在從時蓋當其奪情固將釋桓馬之服而加酒宰苟惡終志甚有劫解弘之喪而收廷尉者彼以為國家絜量各有畸至君父相較原非比埒况乎身為

天子撫有萬方膺

祖宗付託之重受

天地民物之大猶兢兢以節文是持豈云通禮獨不聞義制之治乎天子無喪儀辟所尊也五禮去國哀為其

難與倫也故如喪無哭踊之節亮陰非哀麻可申如必帥天下而共持服是謂荒國事而塞民務儻大君獨服而天下不服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而乃擬魏周之行類晉宋之仁泥殷宗之遺跡略舜禹而勿論達孝統繼述之善臨喪徒哀戚之循此羣臣百姓不能無一時之爭而天下後世且將共起焉而夕所詢也于是九嬪之末有咨嗟而興者曰豈謂是哉信如子言所謂明乎事不明乎理知有一不知有二者也夫知其可為而不為

者庸人也知其不可為而必為者賢人也知其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猶為之而仍不為者聖人也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漢唐以後時不可行天子之尊勢亦難詘兆民罕與言庶臣皆不欲故以諸士之喪大君命歆則歆之而獨不敢自撤其食在廷之制至尊欲奪即奪之而反不能自遂其服誠以孝先百行憂歎三年服從恩制喪以禮全弱者不可却強者不敢前賢不必過聖無所偏故足傳也世徒見長秋典喪少府獻服司常

建弓旌校人飾車轂吏民有三日之臨宮御減終年之
哭而獨

九重之內首有餘創三月以還面猶深墨遂以為士喪
之制將補君儀開元之書尚存國恤斯已畸矣且子亦
知

慈寧之神聖果何為者耶

皇上以為北樞有命寶誕軒黃東渚之祥因生皞帝光
烈擅天后之稱莊憲居母師之地然而捫天鍾乳曾養

聖躬教織濯龍還裁

帝帔是以豕牢有太任之思龍見感唐宗之異所為漢
室勤儉惟太后所遺文母思齊實曾孫之庇宜其念承
纘而興哀懷恩勤而出涕矣乃

孝感所觸更饒痛痕撫今追昔情不能已當日

慈和賓天

睿冲嗣服問膳情殷奉觴時促

龍輶頓駕

蟾馭早卜灞上之祓未行蘭館之遊不足脂澤之田未
嘗借貧人湯沐之邑不以乞外族一旦弛練裙之弓弦
脫磨金之指鐲大使已撤其衣裘小玉誰教其誦讀有
唐顯慶所為諷女則而感霜晨明代孝宗因之祠奉先
而泣風木爾乃近開

慈燧遠憶

容車泣縈新綉哀尋故綸天闕築夢熊之館泉臺掩祿
鳳之襦想

母儀之髣髴過

闕殿而趙趙緹月夜墜以長偃霧雲書凝而不舒將謂
藉齊疏以報罔極實非更禮制以示有餘蓋欲申呼昊
之私非此莫慰因之發原陵之夢或可兼據此固

聖人寗苦之用心抑亦

王者善全之令謨然猶發言盈庭持志不得下審民情
上立人極俯仰古今咨嗟太息其制行之始未嘗不堅
而從諫以來不欲自懷將使一時有所遵萬世無可惑

隆古所以賴聖謀詩書所以誦孝德也子第知夫

皇上之詔上援古制下引近主遂以為效宋宗法晉武
而不知

聖人神孝出自天然雨降九闔江流百川哀生于冥漠
淚發如涌泉寧不念幅員之廣已過蠻渤平康之治且
邁堯年而乃近引一方之元魏俯取偏安之趙宋哉特
以為三年之喪漢後未嫻即此數主猶復足重故云然
也若夫羣臣所爭固非得已

聖心轉圜依然獨斷人但知

皇上之釋服為卒臨而不知

聖人之釋服不釋心也人但知

皇上之解憂為除服而不知

聖人之解憂不解孝

服孝叶

也夫大孝之心不在衰麻至

聖所行豈限時月高宗三年不言

皇上之不言何止三年大舜五十而慕

皇上之慕思何止五十

皇上以為天下甚大四海甚盛必終國恤則上下未齊
必遂私服則吉凶難竝故惇宗將祀必隨時以制宜班
朝治軍亦因情而立行臨喪則極哀而不以為踰蒞祭
則盡敬而無所於病斯所貴乎孝也故孝有節文又有
權制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此節文也跛者不踊偃者不
袒金革不避織老病不止饌此權制也節文與權制總
名為孝故及今所重在乎知要向使當堯舜之世五嶽
不盡地四維不踰域政教所及惟此甸服雖共主在朝

而各君其國但垂拱而端居即達志以通欲故持服甚
易也今則南踰瘴海北極窮壤戶版億萬皆隸官省即
使堯舜復興其不能行也審矣且也歷代之主名為臨
政實近居攝祭享不親朝會不接明堂無王會之文狩
岳鮮方車之合入學授經視為故事端門聽政偶爾一
及是以官府獨處皆足自給而今則七營躬承珪璋親
受朝集之貢獻匪一方九賓之來同遍九有黃狝白焚
竝赴京門東雉西狼全歸

闕右書無程石而猶繁人不梯航而自走則是哀樂不
同致饗恤不竝行桐竹之扶不瞻

棖桷泉壯之束難升

殿廷况乎酬百譯之金勞六軍之酒布綵仗以迎辰駕
鸞輿而肆狩則夫

皇上而行服與魏宋殊即

皇上而不行服亦與杜預傅元之所言相刺謬蓋其所
以行止者別自有在而非天下羣臣所藉口也且子亦

知

躬禱之有說乎子弟知金滕身代似屬過禮焚首減算
以為迂闊而不知河圖有賜算之文洛誥進祈年之訣
夫天子之孝得算二千嗣王敬天卜年八百君之所素
知也今

皇上聖孝鬼鬼將必登大壽踰耄耋與江河比長以山
嶽絜久是

皇上一祝而天地鬼神實佑之將欲錫之千聖之所期

三皇之所有而豈僅區區呼嵩祝歲所能徂哉且子不
觀浙河之間乎方春之時水波不揚叢壇里樹甘露以
降在昔羲軒之世王者行孝則萋蒲生于庖甘露溢于
唐暨乎三代援神著契則龜龍達河流水無恙今茲之
瑞亦正相彷彿二鳩之巢一魚之躍皆關孝行故曾子
之冠上有棲鳥劉殷之槁下有藏廩孟哭雪而神筍抽
王衽冰而錦鱗泳繁蕞菜于枯蘖起溫泉于寒井梁王
作孝子之賦曰地出蛇珠晉史列孝子之德曰天降神

媵按之士庶歷歷可驗由斯以談則上天降祥正自無
已方將駕疏佗軼循蜚同無窮之德視之天地而吾子
抱鯁鯁之慮刺刺不止是猶較天星而播熠燿之光窺
大顛而引蟻蠓之氣也



西河集卷四